

黑龙江依兰县居民倪春艳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

【明慧网】按：现年 52 岁的倪春艳于 2015 年 6 月 21 日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，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。

以下是倪春艳在《刑事控告书》中叙述遭迫害的事实：

法轮功教会我做人的准则

我于一九九六年九月开始修炼法轮功。以前我性格清高傲慢，结婚后几年来没管婆婆叫过妈。学了法轮功以后，我不但身上所有的疾病都好了，性格也变好了，与婆婆的关系变得十分融洽。法轮功使人的道德提升，教会了我们做人的准则。

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，江泽民在全国发布了迫害法轮功的命令，我和家人也因此深受其害。

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，我们都象往常一样在外面炼功，突然来了很多警察赶我们走，我们不走，最后他们用车把我们推走。

二零零零年一月十日，我和几个功友集体炼功，被 110 警察绑架到依兰县公安局。公安局副局长张焕友说我们是扰乱社会治安，说我们没犯法、没有扰乱什么治安。结果我被非法关押十六天。在这期间，我的商店没有人经营，我的丈夫（未修炼法轮功）上街道开要求释放我的证明信，街长说了一些法轮功和我的不好听的话，丈夫就和街长打了起来，街长把丈夫送到派出所，街长让派出所拘留了丈夫，结果丈夫也被非法拘留 7 天，最后家人被他们勒索罚金两千元，伙食费三百元，我才被释放。

被警察强灌浓盐水

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九日，我正在商店卖货，原康园派出所邢姓

和孟姓两个警察让我到派出所去一趟，我说没时间，货没人看管，结果他们就把我绑架到派出所。我到派出所一看，原来他们早有预谋，公安局政保科科长龙德清和一个警察，在那等着我，他们一看到我就给我戴上手铐，那个警察拍桌子说我串连乡下给送书，我说：“书是新华书店买的，国家允许的，有的是，你们凭什么抓人。”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把我送进依兰县第二看守所。

在看守所里，我绝食抗议非法关押，等到第五天，看守所副所长林忠领着几名刑事犯把我铐在刑椅上，给我野蛮灌食，一个人薅着头发，两个按胳膊，一个捏鼻子，根本不给喘气的机会，给我灌浓盐水（瓶底还有没融化的盐）气管都灌坏了，直吐血水，我的耳朵也听不到声音了，半个月才好。



酷刑演示：野蛮灌食

被非法劳教

二零零零年年底，还有三天就过新年了，我被非法送到哈尔滨万家劳教所七大队，因送去的法轮功学员很多，没有地方住，就分出一个十二大队，把我关押到十二队四班。

在二零零一年正月初八，晚八点多钟，我们正在炼功，所长史英白和队长张波带领男女警察一、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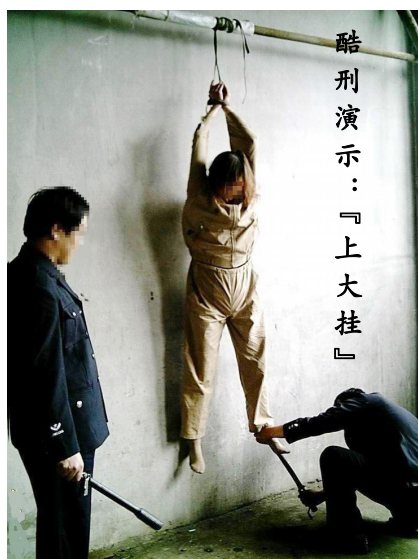
百人，对我们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，就听那电棍“嘎嘎”响，外面下着大雪，有的法轮功学员光着脚，有的穿着线衣，有的线衣被扯坏，有的被送进男队迫害，有的被强迫在雪地里冻着。我和几个法轮功学员光着脚在走廊里，就问史英白：“劳动教养所是教育人的地方，不是打人的地方，你是在犯法，我们没有触犯任何法律，你没有任何手续就把我们非法扣押在这里。”我和一名法轮功学员去张波那要人，她说这是所规、队纪。过几天有的法轮功学员回来了，有的被送进小号，我们被强迫干活，装牙签、编车坐垫、粘冰棍杆等。

有一天，我们在屋里，就听有人喊“救命”，我们屋里十多个人全冲出去，警察一看事不好，就向史英白报告。我们冲到别的屋一看，两个帮凶和警察把一名法轮功学员按在地上，往嘴上粘胶带。我们被迫害的学员救出来，可史英白和张波带着不少警察在门外，把我们围住，这时我们和他们说迫害的事实，最后我们被带到男队五队。拖到晚间八点多，把我们一点一点的分开，然后就连打带拽把我关进小号。我们绝食抵制迫害，那时有的法轮功学员被灌食灌的已休克，劳教所怕出人命才把我们放回队里，当时我被迫害了八天。

哈尔滨万家劳教所要开加期大会，警察全副武装，拿着电棍，抬着担架，拿着氧气袋，给七大队、十二大队法轮功学员加期，最多加一年，最少加三个月。由卢振山和史英白主持会议，所长污蔑法轮功时，七大队有个法轮功学员站出来制止，被警察当场打昏，后来听说七大队有三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

致死。

后来，我们被关押到男队遭受迫害。我被关押到一大队，白天被又高又胖的男刑事犯迫害，遭受酷刑“上大挂”，晚间不让睡觉，在水泥地上坐着，或者在刑椅上坐着，坐的两腿从膝盖往下全肿。一大队大队长让我背手，我说我没有犯法，他一脚就把我的一个手指踢坏，直到现在还是变形的。我在男队被迫害十八天，才放回女队。回到女队就又被“上大挂”，后来因全身长疥疮，在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才被放回家。



婆婆在惊吓中去世

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九日晚九点半，依兰县国保大队、东城派出所警察和610人员闯到我家，我丈夫当时不在家，他们六、七个警察进来就把我按倒，把我家翻了个底朝天，我被非法关押十六天才放回。

二零一一年五月，在我丈夫去世的第十二天，依兰县东城派出所派人到我家去找我，我正在和邻居说话，他们没有认出我来，回去就找来了一个叫李红军的警察，看我在家里就跟我套近乎，我一看车里的警察在给我照相，我上前去问他：“你在干什么呢？”他说没干什么，我去抢他的相机，没抢到，他们开车就走了。

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晚十点多钟，东城派出所警察闯到我家砸门，婆婆不给开，他们就从邻居家大门把铁栏杆掰坏，跳到我家，从车上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锤子砸门，婆婆怕把门砸坏，就把钥匙给了他们，警察闯入屋里。我问其中一个警察：“你是谁？”他说是副所长，叫宋冶。我质问他们：“你们是私闯民宅，你们是违法的。”

他们不听，就开始翻东西。有个叫田野的警察，发现一部非常好的苹果手机，我把手机抢到手里说：“这个你们不能拿，这是孩子的手机。”就交给婆婆，警察李阳给了婆婆一拳，把婆婆搥个趔趄，抢去苹果手机，我婆婆说：“你怎么打我？”李阳说：“谁打你了。”我对婆婆说：“你把他的警号记下来。”他吓得把警号撕下。我被他们绑架到东城派出所关押了一夜，三十日早上五点被非法送到依兰县第二看守所关押。三十一日早，我被强行送到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半个月才放回。

我在二零一三年四月十四日回到家中，二十天后，婆婆就在惊吓中和痛苦中去世了。自从丈夫去世后，我一直和婆婆生活在一起，我们相依为命，江泽民发动的这场迫害，给我造成了家破人亡。精神上的痛苦，经济上的困窘，我生活在惶恐之中，没有一点安全感，所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可想而知。

在此，我申请最高检察院对江泽民提起公诉，要求依法追究被告人江泽民的一切法律责任。◇

美国斯坦福大学放映影片《活摘》 观众探讨如何制止中共罪恶

【明慧网】2016年11月14日晚，揭示中共活摘器官罪行并获得“皮博迪奖”的纪录片《活摘》，在著名学府斯坦福大学的贝赫特国际中心放映。吸引近五十位该校师生到场观看。放映会结束后，观众中，有的对中共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牟利的骇人事实感到震惊，专家学者则表示，中共活摘是事实，并且还在发生，应该让更多人了解，共同制止这罪恶。

放映会后，新唐人时事评论员蓝述与现场观众进行研讨会。他表示，中共强摘器官而受害的人数，远远超过影片当中所估计的四万人到六万人，实际人数可能多达百万以上。

斯坦福大学附属医学中心重症护理运送部主任、美国器官捐赠基金会（Organs R Us）创办人杰夫·夏皮诺（Jeff Shapiro）前来观看纪录片《活摘》。夏皮诺先生说：“我相信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是事实，并且还在发生。”“我认为不仅要让美国人知道，也应

该让全世界人民都能够了解真相。”

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心胸外科教授托马斯·伯顿（Thomas Burdon）表示：“这部影片揭露了大量事实，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，（类似今天的放映会）应该继续做下去，教育人们，不要让这样的罪恶持续下去。”

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博士后庄惠燕观看《活摘》后，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罪恶感到震惊。她说：“我知道一些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事情，可是我不知道有（中共）活摘这种可怕（的事情）。以前也听说过有人去中国做器官移植，但不知道是真的这么血腥。”

不少观众观看影片后都表示要伸出援手，共同制止中共暴行。退休软件工程师比尔·奥尔森（Bill Olsen）说：“我要做的，就是向我的朋友们讲述这一切，这将让更多的人理解这些，让他们也能够去传播这样的信息。”◇